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

話說賈政去見節度使，進去了半日，不見出來，外頭議論不一。李○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，便想到報上的饑荒，實在也著急。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了，便迎上來跟著，等不得回去，在無人處，便問：「老爺進去這半天，有什麼要緊的事？」賈政笑道：「並沒有事。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，有書來囑託照應我，所以說了些好話。又說：『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。』」李○兒聽得，心內喜歡，不免又壯了些膽子，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。賈政心想薛蟠的事，到底有什麼阻礙，在外頭信息不通，難以打點，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；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，如若願意，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。家人奉命，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，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，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。即寫了稟帖，安慰了賈政，然後住著等信。

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人命官司，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，纔定了誤殺具題。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，備銀贖罪，不想刑部駁審，又託人花了好些錢，總不中用，依舊定了個死罪，監著守候秋天大審。

薛姨媽又氣又疼，日夜啼哭。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，說是：「哥哥本來沒造化！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，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。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，便是香菱那件事情，就了不得。因為仗著親戚們的勢力，花了些銀錢，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。哥哥就該改過，做起正經人來，也該奉養母親纔是，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。媽媽為他，不知受了多少氣，哭掉了多少眼淚。給他娶了親，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，不想命該如此，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，所以哥哥躲出門去。真正俗語說的，『冤家路兒狹』，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！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：花了銀錢不算，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。無奈命裡應該，也算自作自受。大凡養兒女是為著老來有靠，便是小戶人家，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。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，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？不是我說：哥哥的這樣行為，不是兒子，竟是個冤家對頭。媽媽再不明白，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又受嫂子的氣。我呢，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。我看見媽媽這樣，那裡放得下心！他雖說是傻，也不肯叫我回去。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，看見京報，嚇的了不得，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。我想哥哥鬧了事，擔心的人也不少。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；若是離鄉調遠，聽見了這個信，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！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，趁哥哥的活口現在，問問各處的賬目。人家該俗們的，俗們該人家的，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，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。」

薛姨媽哭看說道：「這幾天為鬧你哥哥的事，你來了，不是你勸我，就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。你還不知道：京裡官商的名字已經退了，兩處當舖已經給了人家，銀子早拿來使完了。還有一個當舖，管事的逃了，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，也夾在裡頭打官司。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賬，料著京裡的賬已經去了幾萬銀子，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和住房折變纔夠。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信，說是南邊的公分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。要是這麼著，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！」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寶釵也哭著勸道：「銀錢的事，媽媽操心也不中用，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。單可恨這些夥計們，見俗們的勢頭兒敗了，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，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。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，交的人總不過是個酒肉弟兄，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。媽媽要是疼我，聽我的話：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。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敢挨凍受餓。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，只好任憑嫂子去，那是沒法兒的了。所有的家人老婆們，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了，該去的叫他們去。只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，只好跟著媽媽。實在短什麼，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個來，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。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，他聽見俗們家的事，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。我們那一個還打量沒事的，所以不大著急；要聽見了也是要嚇個半死兒的。」薛姨媽不等說完，便說：「好姑娘！你可別告訴他！他為一個林姑娘，幾乎沒要了命，如今纔好了些。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，不但你添一層煩惱，我越發沒了依靠了！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所以總沒告訴他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：「我的命是不要的了！男人呢，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！俗們如今索性鬧一鬧，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！」說著，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，撞的披頭散髮。氣的薛姨媽白瞪著兩隻眼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還虧了寶釵嫂子長，嫂子短，好一句，歹一句的勸他。金桂道：「姑奶奶！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。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，我是個單身人兒，要臉做什麼！」說著，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。虧了人還多，拉住了，又勸了半天方住。把個寶琴嚇的再不敢見他。若是薛蝌在家，他便抹粉施脂，描眉畫鬢，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。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，或故意咳嗽一聲，明知薛蝌在屋裡，特問房裡是誰；有時遇見薛蝌，他便妖妖調調嬌嬌癡癡的問寒問暖，忽喜忽嗔。丫頭們看見，都連忙躲開。他自己也不覺得，只是一心一意要弄的薛蝌感情時，好行寶蟾之計。

那薛蝌卻只躲著，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他，倒是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。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，越瞧越愛，越想越幻，那裡還看的出薛蝌的真假來？只有一宗：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託香菱收著；衣服縫洗，也是香菱；兩個人偶然說話，他來了，急忙散開，益發動了一個「醋」字。欲待發作薛蝌，卻是捨不得，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。卻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，倒弄的隱忍不發。

一日，寶蟾走來，笑嘻嘻的向金桂道：「奶奶，看見了二爺沒有？」金桂道：「沒有。」寶蟾笑道：「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。俗們前兒送了酒去，他說不會喝，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，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。奶奶不信，回來只在俗們院子門口兒等他。他打那邊過來，奶奶叫住他問問，看他說什麼。」金桂聽了，一心的惱意，便道：「他那裡就出來了呢？他既無情義，問他作什麼？」寶蟾道：「奶奶又迂了。他好說，俗們也好說；他不好說，俗們再另打主意。」

金桂聽著有理，因叫寶蟾瞧著他，看他出去了。寶蟾答應著出來，金桂卻去打開鏡奩，又照了一照，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，然後拿一條灑花綢子，纔要出來，又像忘了什麼的，心裡倒不知怎麼是好了。只聽寶蟾外面說道：「二爺，今日高興啊！那裡喝了酒來了？」金桂聽了，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，連忙掀起簾子出來。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：「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，所以被他們強不過，吃了半鐘。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金桂早接口道：「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俗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！」薛蝌被他拿話一激，臉越紅了，連忙走過來陪笑道：「嫂子說那裡的話？」寶蟾見他二人交談，便躲到屋裡去了。

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，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，雙眸帶澀，別有一種謹慚可憐之意，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，感化到爪窪國去了。因笑說道：「這麼說，你的酒是硬強著纔肯喝的呢！」薛蝌道：「我那裡喝得來？」金桂道：「不喝也好，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，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，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！」說到這裡，兩個眼已經七斜了，兩腮上也覺紅暈了。

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，打算著要走。金桂也看出來了，那裡容得，早已走過來一把拉著。薛蝌急了道：「嫂子！放尊重些！」說著，渾身亂顫。金桂索性老著臉道：「你只管進來，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。」正鬧著，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：「奶奶！香菱來了。」把金桂嚇了一跳。回頭瞧時，卻是寶蟾掀著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，一抬頭，見香菱從那邊來了，趕忙知會金桂。金桂這一驚不小，手已鬆了。薛蝌得便脫身跑了。那香菱正走著，原不理會，忽聽寶蟾一嚷，纔瞧見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，住裡死拽。香菱卻嚇的心頭亂跳，自己連忙轉身回去。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，默默的瞅著薛蝌去了，怔了半天，恨了一聲，自己掃興歸房。從此，把香菱恨入骨髓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，剛走出腰門，看見這般，嚇回去了。

是日，寶釵在賈母屋裡，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。賈母說道：「既是同鄉的人，很好。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裡，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連我們也不知道。」賈母道：「好便好，但只道兒太遠。雖然老爺在那裡，倘或將來老爺調任，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兩家都是做官的，也是拿不定。或者那邊還調進來；即不然，終有個葉落

歸根。況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，上司已經說了，好意思不給麼？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，只是不敢做主，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願意更好，但是三丫頭這一去了，不知三年兩年，那邊可能回家。若再遲了，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！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

王夫人道：「孩子們大了，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。就是本鄉本土的人，除非不做官還使得，要是做官的，誰保的住總在一處？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。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，偏時常聽見他和女婿打鬧，甚至於不給飯吃。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，他也摸不著。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，也不放他回來。兩口子拌起來，就說僑們使了他家的銀錢。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！前兒我惦記他，打發人去瞧他，迎丫頭藏在耳房裡，不肯出來。老婆們必要進去，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著幾件舊衣裳。他一包眼淚的告訴老婆們說：『回去別說我這麼苦，這也是我命裡所招！也不用送什麼衣裳東西來，不但摸不著，反要添一頓打，說是我告訴的！』」老太太想想，這倒是近處眼見的，若不好，更難受。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，大老爺也不出個頭。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及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，老爺既看見過女婿，定然是好纔許的。只請老太太示下，擇個好日子，多派幾個人，送到他老爺任上。該怎麼著，老爺也不肯將就。」賈母道：「有他老子作主，你就料理妥當，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。」王夫人答應著「是」。

寶釵聽的明白，也不敢則聲，只是心裡叫苦：「我們家的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，如今又要遠嫁，眼看著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。」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，他也送出來了，一徑回到自己房中，並不與寶玉說知。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，便將聽見的話說了。襲人也很不受用。

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，反喜歡起來，心裡說道：「我這個丫頭，在家忒瞧不起我，我何曾還是個娘？比他的丫頭還不濟！況且湊上水，護著別人。他擋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。如今老爺接了去，我倒乾淨！想要他孝敬我，不能夠了。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，我也稱稱願。」一面想著，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，說：「姑娘，你是要高飛的人了。到了姑爺那邊，自然比家裡還好，想來你也是願意的。就是養了你一場，並沒有借你的光兒。就是我有七分不好，也有三分的好，也別說一去了把我攔在腦杓子後頭。」探春聽著毫無道理，只低頭作活，一句也不言語。趙姨娘見他不理，氣忿忿的自己去了。

這裡探春又氣，又笑，又傷心，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。坐了一回，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。寶玉因問道：「三妹妹，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，你在那裡來著。我還聽見說：林妹妹死的時候，遠遠的有音樂之聲。或者他是有來歷的，也未可知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是你心裡想著罷了。但那夜卻怪，不像人家鼓樂的聲兒，你的話或者也是。」

寶玉聽了，更以為實。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，曾見一人，說是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。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，飄飄豔豔，何等風致！過了一回，探春去了，因必要紫鵑過來，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。無奈紫鵑心裡不願意，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，自己沒法，卻是在寶玉跟前，不是噁聲，就是歎氣的。寶玉背地裡拉著他，低聲下氣，要問黛玉的話，紫鵑從沒好話回答。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，並不嗔怪他。

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，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，便回了賈母王夫人，將他配了一個小廝，各自過活去了。王奶媽養著他，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。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老太太。

寶玉本想念黛玉，因此及彼，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，更加納悶。悶到無可如何，忽又想黛玉死的這樣清楚，必是離凡返仙去了，反又歡喜。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，寶玉聽了，「啊呀」的一聲，哭倒在炕上。嚇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，說：「怎麼了？」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，定了一會子神，說道：「這日子過不得了！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！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。大姐姐呢，已經死了；這也罷了，沒天天在一塊。二姐姐碰著了一個混賬不堪的東西。三妹妹又要遠嫁，總不得見的了！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。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兒的。這些姐姐妹妹，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？單留我做什麼！」

襲人忙又拿話解勸。寶釵擺著手說：「你不用勸他，等我問他。」因問著寶玉道：「據你的心裡，要這些姊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，都不為終身的事嗎？要說別人，或者還有別的想法。你自己的姐姐妹妹，不用說，沒有遠嫁的。就是有，老爺作主，你有什麼法兒？打量天下就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！要是都像你，就連我也不能陪著你了。大凡人念書，原為的是明理，怎麼你越念越糊塗了呢？這麼說起來，我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，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著你。」寶玉聽了，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：「我也知道。為什麼散的這麼早呢？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！」襲人掩著他的嘴道：「又胡說了！纔這兩天身上好些，二奶媽纔吃些飯，你要是又鬧翻了，我也不管了！」

寶玉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，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著纔好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卻明白，但只是心裡鬧得慌。」寶釵也不理他，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，慢慢的開導他。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，臨行不必來辭。寶釵道：「這怕什麼？等消停幾日，他心裡明白了，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。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，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，少不得有一番箴諫，他以後就不是這樣了。」正說著，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：知道寶玉舊病又發，叫襲人勸說安慰，叫他不用胡思亂想。襲人等應了。鴛鴦坐了一會子，去了。

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，雖不全備粧奩，其一應動用之物，俱該預備，便把鳳姐叫來，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，叫他料理去。鳳姐答應。

不知怎麼辦理，下回分解。